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）由黃建新監製兼導演、鄭大聖聯合導演的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」重點影片《1921》將於7月1日在內地正式公映，而香港將於7月1日至7日舉行團體口碑優先場，並於7月8日盛大獻映。黃建新採用破格手法，打破歷史人物與觀眾間的距離感，啟導新一代領悟上一代偉人愛國憂民的熱血精神。



● 黃建新接受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專訪。
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



● 王仁君飾演毛澤東，帶着滿腔熱血狂奔。

● 百年前一
群青年人集
中力量，為
了更好的中
國而努力。



《1921》告訴你為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 黃建新：警醒新一代不該「內卷 躺平」

導演黃建新表示：「1921年是中國歷史上非常偉大的一年，因為出現了這麼十幾個人來自五湖四海，平均年齡僅28歲的熱血青年，他們代表五十多個人開了一個會，只用了28年，就把中華民族的命運改變了，這是一個了不得的事情，是多麼驚人的力量……」如果說10年前的《建黨偉業》帶給觀眾的是來自宏大敘事的震撼，那麼10年後的《1921》將帶給觀眾的是直擊靈魂的警醒。剖開歷史的橫截面，去探尋百年前一群名不見經傳的青年人的内心獨白，黃建新期待以全新的影像手法，去探尋這一代人，他們為什麼是我們的榜樣，為什麼是中國人的驕傲。「因為他們憂國憂民，有超越生命的信仰。想通過這樣的一個電影，讓觀眾記住，這樣的一群人的精神里程和心靈里程是多麼偉大的一個過程……」

消除歷史人物與觀眾的距離

在黃建新的鏡頭下，歷史書上記載的那些偉人，變得飽滿而鮮活，他們的生活和如今的我們並無二致。比如，電影伊始，毛澤東是一個來自異鄉的打工者，扛着洗衣房的大包，擠不進車廂，就扒在鐵鑄車外，行過上海街頭，去洗衣房打工，只為攢夠去法國留學的費用。就如同當下的年輕人一樣，去到大城市奮鬥。

比如，年紀很小的代表來到上海開會，抽空就跑去了大世界看哈哈鏡，在哈哈鏡前看着鏡中變形後的自己開懷大笑。就如同當下的年輕人一樣，有着青春生命最自然的狀態。



● 電影《1921》以革命歷史為題材，並以創新手法作表達。

人一樣，有着青春生命最自然的狀態。

比如，李達和王會悟新婚燕爾，從寄居的陳獨秀家搬去自己的小房子時，王會悟和李達說：「我忘了我的花，我上去拿一下。」就如同當下的上海女孩兒，在那個季節裏經常會戴梔子花在身上……

「其實他們是無限生動的人」，黃建新希望，通過這部影片，可以消除歷史人物與當下觀眾間的距離感。可同時也是通過影片，黃建新向觀眾展現了，為何這樣一群「和我們一樣的人」，卻成為了讓我們敬仰的人。

近些年，職場中流行着這樣一句話——年輕人在「躺平」（怕競爭不作為），中年人在「內卷」（惡性競爭無謂消耗）。這雖為個別現象，卻也反映當下一部分青年人的生命態度。黃建新無奈笑言：「我希望那個『躺平』是說着玩兒的。」

鏡頭對準百年前的中國，國土被列強瓜分，社會風雨飄搖……劇組在籌拍時搜集了大量史料，其中一段百年前發生的新所的視頻令他們如獲至寶，視頻記錄着一群人的夏日歡愉。「如果不是一個中國人面孔的服務生短暫入畫面，根本無從判斷那是在中國。」黃建新說：「百年前的中國上海，所有歡度夏天的都是洋人，只此一個畫面，我們就知道，為什麼中國需要共產黨。」

再比如，影片中日本特高課特務跟蹤李達去工廠，途中汽車從右行轉變到左行，因為雖

然仍是上海的街頭，卻已然從法租界來到了公共租界……

在那樣的時代背景下，一群青年人既沒有

「內卷」，也沒有「躺平」，而是選擇集中力量，為了他們心中更好的中國而努力。「『一大』時他們就是很小的力量，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。我們『內卷』就是消耗了我們的很多東西，不應該把精力放在無聊的消耗上。」

傳達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精神

「我們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家庭，沒有辦法選擇我們的國家，但是我們可以選擇我們的理想，為了理想奮鬥，即使不實現也值。」這是黃建新很喜歡的一句影片中毛澤東的台詞，「這是他的價值觀。你需要選擇理想，不一定人人都能達成，但是你在這條路上去追了，對你的一生是一個正向的推動與影響。」

百年前的一群名不見經傳的年輕人，生生地要為四萬萬人找出路，為民族救亡圖存找出路。那股熱血、那股激情、那股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，是黃建新希望通過《1921》向觀眾傳達的。「所表現出的中國人的理想信念、文化追求、心理追求，是對我們有長久激勵作用的，這也是我想拍這個片子的原因。」正因如此，《1921》打破了以往主旋律電影線性時間的剪輯手法，更多從心理層面通過蒙太奇手法對影片進行剪輯，讓當下的青年人跨越時空，與百年前的同齡人對話，去體悟他們的生命態度。

近年來，愈來愈多的主旋律電影獲得了口碑與票房的雙豐收，在導演黃建新看來，所謂的主旋律影片，不如說是展現了主流價值觀的影片。

「九十年代中國電影的那個低潮，低到了哪個程度你們都不可想像，55萬的就業人數，一年全國的票房不到9個億……」回想起當年的場景，黃建新依舊唏噓不已，無奈道：「一部美國的《真實谎言》就把中國電影掃光了。」也正是在那個時期，黃建新意識到，中國電影市場缺少那種展現主流價值觀的大電影。

「美國電影全是這樣，民族絕大多數人崇尚的，正義戰勝邪惡的，其實就是價值觀的體現。」

作為電影人，黃建新一點也不反對文藝片對生活深度的揭示，「電影本來就具有夢的屬性」，可當看到中國電影有一點要危亡的時候，他覺得電影產業要維持正常的工業化運轉，必須遵從一些原則，即服從一個國家的主流價值觀。

在黃建新看來，主流價值觀是多樣性的，分很多類型。「《我和我的祖國》是主流呀，那種有缺點的普通人，但是身上藏着偉大的愛國力量。愛情片也可以是主流啊，講真愛，那種人類最渴望的單純的心境，最美妙的心境……」

包括這次的《1921》，除展現了國家根本的精神力量外，也展現了例如新時代女性思想的內容。「有一場戲是寫毛澤東到了上海，李達請他吃飯，一路上沒吃上湖南菜的毛澤東以為是湖南人，李達下廚會多放點辣，沒成想他沒放辣椒。毛澤東看了說怎麼一個辣菜都沒有，李達就虛榮心上來推到王會悟身上，說是太太不吃辣。結果王會悟是新時代女性，不怕談個人觀點，不吃那一套，就直接說『我吃辣』，李達就有點尷尬，其實他是胃壞了。」

「五千年的歷史，有無數個故事，有巨大的挖掘的可能性，能夠留下來的，都是有價值的。」黃建新表示，那些能夠體現民族主流價值觀和主流文化傾向的影片，無論在哪個國家都從未缺乏過市場，也不會過時。因為它可以延伸到銀幕之外，與觀眾產生互動，牢牢抓住人們的內心。



● 李達、王會
悟兩夫婦在鏡
頭下亦是無限
生動的角色人
物。



● 偉大的一
個國家，不
能連自己的
火種也沒有。

知識分子對國家的擔當 誠可貴

電影《1921》近日公布了一條時長僅1分39秒的名為火種版的預告片，隻言片語，道盡了建黨的迫切性與必然性，也揭示了一代青年人不甘於向命運低頭，為真理而鬥爭，最終建黨成功的必然性。

「偉大的一個國家，我們連自己的火種都沒有」，片中李達的一句話戳中觀者淚點，也是導演黃建新最為欣賞的細節之一，「李達跟國際代表見面以後，因為發生了一點不同的看法和衝突，回去後來到陽台，整理思緒，抽煙、點煙、王會悟上來送湯圓問他想什麼，他就說想起當年組織救國團抵制日貨，把日本製造的東西成堆地燒掉，劃着火柴的時候，突然發現火柴也是日本製造的。說着就落淚了，王會悟也哭了，你會感覺到他們身上中國知識分子最可貴的國家擔當……」

除此之外，預告片中，陳獨秀看到「五四運動」時要簽訂的喪權辱國的條約，口中憤懣地說着「慚屈」……何叔衡面對軍閥粗暴焚燒書籍而痛心，哽咽地說出「如果讀書人，不准抬頭做人，是何等的悲哀」……

正因如此，百年前的中國，「我們是需要行動，但更需要一個政黨，能引導行動的政黨。他的誕生，才是最有力的行動。」片中，董必武如是說道。於是，沒有火種，這群青年人便成為火種，沒有組織，他們就建立組織。

在這個過程中，有分歧在所難免，可分歧並不會影響最終目標的實現，片中，毛澤東篤定地說：「因為我們的起點一樣，誓死推翻舊世界，還因為我們的理想也一樣，盼望着建立新中國。」

時業
● 劉德華
在《建國
大業》中
飾演軍
官俞濟



● 每每提及華語電影市場，香港影業的發展，以及內地與香港合拍片就是兩個繞不開的話題，可在黃建新看來，合拍片的概念早就不存在了，「我們都是一夥兒人」。至於香港電影人的能力更是毋庸置疑，是經得住市場考驗的。

從《十月圍城》，到《湄公河行動》，再到《長津湖》，作為中國內地導演的黃建新與香港影業的緣分非一般。說起來是否會再有合拍片，黃建新笑言：「其實我一直覺得這個概念不存在了，都是一夥兒人了。香港回歸以後，不就是住在香港嘛，就好比我住北京你住上海一樣。」

面對媒體「假設性的提問」，黃建新更愛「擺事實」，「前面還有媒體問我是不是現在合作愈來愈難了，我就舉了《長津湖》這個例子，中國電影史上最大的一部電影，陳凱歌、徐克、林超賢，三個導演裏面兩個香港的，足以說明一切。」

劉德華在《建國大業》演得挺好

此外，黃建新對香港同業的評價也是極高的：「因為香港小，他們對電影的那種高效率和市場回收，是做了最大努力的。荷里活是全球的布局，香港那麼小的地方在東南亞拿到那麼大的市場，那是一批多努力的香港人做的成績，這也是珍貴的財產，他們鍛煉出來的那種他們獨有的表達力，我們是需要的。」正因如此，《智取威虎山》及《湄公河行動》等題材的影片，並未誕生在內地導演手中，而是由徐克、林超賢這樣的香港導演指導。

包括香港演員的塑造力也是絕不局限於香港電影市場的，「劉德華在我們《建國大業》裏演得也挺好的，我還讓他自己配音，他說不能配，可事實上他來了，我就在旁邊給他找一個國語老師跟着他，都是他自己的事，也沒問題。」在黃建新看來，隨着兩地交流的增多，未來必然會有愈來愈多的共同題材出現。